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政令　任賢　有禮

政令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千乘之君五等之制忠為令德而夾輔王室道在濟時而寛明政理至於興利除害務財訓農救災恤患而振滯淹薄賦斂而省傜役懲惡

以勸善繼好以息民作周孚先為諸侯率不亦美哉

周初封康叔于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酗於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

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乃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

衛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齊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

之兵國語曰管仲制國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説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不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而可舉有不善而可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立一霸王之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從事於諸侯其可

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内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甲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肥而寛宥之分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為獄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居㔉試諸木土夷鉏類也居㔉鐶類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内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理理獄官寗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内已下理外隰朋為行行謂行人也使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勸之令歸齊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

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之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頫頫見於諸侯以安鄰國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征伐之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堂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敎令泄水於海使有弊盡渠彌於有渚復敎之穿渠彌亘於河渚綱山於有牢敎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為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

主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渚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渚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於岱陰謂岱山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沉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

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援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城謂方城之地望汶山楚山使貢絲於周室使楚貢絲即所謂厭絲者也堪為琴瑟絃南戍周反胙於絳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地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沉石沉地名縣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

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册以誓要於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又云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弒死國絕無後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

見請為關内之諸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内之諸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罷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擁載而歸故釣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廛而不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寛焉

衛文公公子頑之子也魯閔公二年狄攻衛懿公滅衛立文公齊桓公封於楚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其利器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勞苦以救衛民）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秦穆公十六年為河東置官司

齊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

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晉文公自始入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廿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

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覇文之教也

楚共王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衆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棄逋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晉景公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悼公元年二月乙酉朔即位於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屬公殺子絶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寛也節器用節省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太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士勇力多不順命訓之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舉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

馬御六騶屬馬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旅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八年春魯襄公來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五月甲辰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

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又蒐於綿上以治兵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又悼公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

新軍無帥故舍之（袁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初悼公既立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既立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

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故王父不敢不承

命

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於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

楚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平王即位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所遷邑致羣賂始舉事時所貸賂施舍寛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廢官初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邺國中脩政教及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予姑待之言平王所以能有國二年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分與也振救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曰淹滯禮新敘舊新羈旅也祿勳合親勳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隣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宋元公時華氏之亂諸侯之戍謀請出華氏宋人從之

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費遂邊卬為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黎仲幾為左師仲幾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

楚昭王時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能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雕鏤雕篆也鏤刻也官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

厲疾疫也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偏也其所嘗者卒乘與馬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越王勾踐與吳戰敗吳赦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仰飲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或作葬與百姓同其勞

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劒

獻公元年止從死

齊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甚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

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竝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秦孝公元年庚申也　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雒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

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
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
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
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
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
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
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
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

意嘗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地理志天水有獂道縣應邵曰獂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怫然相與之爭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乃拜鞅為左庶長二年天子致胙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户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減萬户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

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雒十三年初為有秩史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初孝公令商鞅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太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内侯二十徹侯孝公既任商鞅乃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

為禁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今之斛也權衡丈尺

惠王十二年初臘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韓昭侯時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之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

罪曰君眞其人也

燕昭王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

趙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二十五年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

秦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脩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

任賢

東周之後諸侯力政大以圖覇業小以保封畧禮樂征伐旣繇已而出佐佑輔弼必得士而彊乃能咨求髦俊申之委任極尊禮之數推倚屬之重授之以政而一二必循其謀待之以誠而踈戚莫間其寵繇是淪感於骨髓竭智於精明磨厲以須彌縫其闕用能康事典而經邦政輯武經而暢戎畧庇民以成化闢國而矢謀集臣伐以奮庸垂令聞而長世任能之效不其偉歟

魯閔公即位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友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春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

齊桓公歸國管子束縛在魯鮑叔曰君若欲霸王則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君若得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公不聽鮑叔固讓果聽之於是使人告魯曰管仲寡人讐也願得之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鞟其拳膠其

目盛之以鴟夷置之甲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豭謂之仲父使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有司請事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公又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其近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而不易也又甯戚見桓公說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

公以為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桓公定三革隱五刃定奠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五刃刀劍矛戟矢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以平晉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卿大夫一云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

立桓公曰吾得三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天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又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以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又管仲言於桓公曰夫墾田弗已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則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事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

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寳乎威王曰無有梁惠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炤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寳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寳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来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

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炤千乘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而去

宣王為太子威王令成侯鄒忌及田忌將以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責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責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

晉文公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敷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試猶攷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明年郤縠卒又以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襄公蒐于夷舍二軍魯僖公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陽處父至自温往年聘衛過温今始至改蒐於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當輕重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繇質要繇用也質要券也治舊洿治理洿汚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官脩廢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太傅

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悼公即位於朝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皆有勞於晉國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

使士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太傅

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

弁糾御戎校正屬馬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戎事尚義

荀賓為右司士屬馬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士勇力多不順命訓之共時之使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使訓羣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職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旅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

無謗言所以霸也國語載悼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使魏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魏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使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使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使鎮靖者修之則一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為佐士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為

元侯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以程鄭為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公以趙文子為文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宣子呂錡之子也悼公方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陳行也魏絳為司馬戮其僕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

秦繆公既得百里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

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銍一作至）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公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繆公使孟明襲鄭師敗於殽晉人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繆公曰是

狐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狐之謂矣狐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又使師師伐晉敗於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又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

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觀樂無遺遺也廢盡付其境内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曰勞盡付孫叔敖使憂之孫叔敖日夜不休不得以便主爲故休息也不以欲得便利爲主故日夜不休息也故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功傳聞於後世乃孫叔敖日夜不休以廣其君德之所成也

康王時公子午爲令尹子囊代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槖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

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繇基為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是時齊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康王又名之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昭王聞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

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為東面之壇二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理百姓實倉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怨猜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大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

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酌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遂不伐楚

惠王初卜右司馬子國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故命之命以為右司馬及巴師伐楚圍鄾鄾楚邑

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皆為先君勤勞敗巴師於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志夏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又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衆而侵楚衆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

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代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可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封畛北至汝水惟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代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謂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

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臧之子公孫朝

悼王素聞吳起賢及起為魏西河守武侯疑之吳起懼罪遂去即之楚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縱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衛懿公與狄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

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

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靈公無道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喪亡

鄭簡公為命裨諶草創之裨諶鄭大夫名氏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會盟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因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

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産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吳王闔廬時孫武以兵法見吳王吳人出宫中美人令武試之武斬其二寵姬吳王不説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武能用兵法卒以為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有力焉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

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之也譬如簑笠時雨至必求之今者君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勾踐自會稽歸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

趙烈侯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畒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知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内史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

孝成王時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魏文侯聞吳起賢而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

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以為將文侯又使西門豹守鄴而河内稱治又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常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臣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

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

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君之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廵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又云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

問李克李克對曰君欲卜相則問樂商與王孫圍荀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圍荀端為賢翟璜進之以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為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璜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安釐王見公子無忌自趙而歸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有禮

夫禮者國之經也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乃受裂地之封膺析珪之位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所以班朝治軍講信脩睦和邦國統百官莫大於禮者也至於重王者之命恤鄰國之災唁其奔亡安其降附雖軍旅之際郊野之閒造次不違進退有度使其隄防不失手足有措勤於斯者皆幾於霸焉

魯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言京師公以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公之賢

八年齊人平宋衛於鄭會盟於瓦屋使來告成三國齊侯來告和三國魯隱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鄭莊公與魯隱公會齊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魯弗取乃與鄭鄭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宋閔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

臧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恭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浡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

楚成王十八年秋圍許以救鄭（魯僖公六年）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

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封宋紂之庶兄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齊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

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當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殞越於下殞越顛墜也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晉文公重耳獻公子也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稚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

父亡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丈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魯僖公二十七年齊孝公卒魯有齊怨前年齊伐魯也不廢喪紀禮也

秦穆公三十七年楚人滅江魯文公四年秦伯為之降服出

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戍餼鄭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魯宣公十二年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伯相去

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師勞罷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

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士卒爭舟舟重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晉悼公即位魯成公朝晉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楚共王二十二年陳成公卒（魯襄四年）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

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魯襄公十二年吴子壽夢卒公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吴始通故曰禮

衛獻公出奔齊魯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謂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大叔儀衛大夫羣臣不佞得罪於寡

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魯昭公六年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

十五年正月有事於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樂穀梁云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

聞大夫之喪事則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自謂亡人）不佞（不善）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顙（顙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慶子家駒（慶賀）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鈇鑕腰斬之罪即所賜之以死）再拜顙（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簞竹器圓曰簞方曰笥食即所致粮也）與四脡脯（屈曰朐伸曰脡）國子執壺漿（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

飾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餕饔熟食未就未成者解所以致糗意敢致糗於從者糗糒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也高子曰有夫不祥猶云人皆有夫不善者君無所辱大禮禮臣受君賜答拜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太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亦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朝玄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朝服夕深衣玄端以燕裨

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君祭玄端以祭其祖禰有不腆先君之器器謂上所執單壺未之敢用敢以請請行禮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以守我宗廟在魯時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

器未之敢用請以饗於從者（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嫌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公於是乎噭然而哭（噭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哭（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以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以）幦為席（幦車覆笭）以韋為几以遇禮相見（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孔子曰禮與其辭足觀矣（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喜為大國所唁也）

吳王夫差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郯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殺悼公赴於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

册府元龜卷二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至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羅翺逺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勤王　獻捷　救患

勤王

自周室微弱諸侯力政征伐之出靡繇天子勤王之舉兆於此矣乃有為兵車之會以尊王室平戎狄之亂以救猾夏或修職貢朝聘之禮或興仗順伐罪之師以至

糾合齊盟繕完都邑請繼鄰國備預天災蓋夾輔之所存亦大義之可見桓文之舉末或不繇斯道也

韓侯以時覲於宣王故韓奕之詩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

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

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侯

魯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隱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

八年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桓王立周人將畀虢公政周鄭交惡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

九年夏宋殤公不王不共不職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也冬公

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

十年正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癸丑盟於鄧為師期

尋九年會於防謀伐宋也魯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

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壬戌公敗宋師於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魯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魯

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莊公後期而魯公獨敗宋師故鄭頻𮥅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公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

善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之也

庭 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

莊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

十九年秋周惠王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皆舞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 虢叔公字 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

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虢相命弭鄭地鄭伯將惠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五月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虢公為王宮於玤玤虢地

三十年山戎來侵燕齊桓公伐山戎救燕因割燕所至地與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

法

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誇楚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無棣皆齊境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

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

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七年閏六月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惠王喪而告難於齊

八年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皐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王子帶召之也王子

帶昭公也名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惠公平戎於王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於周

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二十四年秋太叔以狄師伐周太叔王子帶　王出適鄭處於

汜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吉

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温太叔在温故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於隰城戊午晉侯朝王

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癸酉而還甲

午至於衡雍作王宫於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踐土宫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奬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五月公朝於王所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所冬諸侯會於温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會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彊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公子遂如

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宰周公

文公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

宣公九年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

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文十七年邥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謂謝晉為平戎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

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虐周室故告愬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二十四年冬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二十六年冬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伉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言聞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

昭公二十二年六月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悼王王猛也魯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十月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也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晉四邑以納王於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己丑敬王即位十二月庚戌

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師師軍於陰〔籍談所軍〕於侯氏〔荀躒所軍〕於谿泉〔賈辛所軍〕次於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於汜於解次於任人〔五師分在三邑〕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雒〕軍其東南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二十三年正月壬寅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癸卯郊鄩潰〔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六月壬午子朝入於尹〔自京入尹氏之邑〕庚寅

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近東城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

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

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而憂宗室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稟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為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

朝亂謀定之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

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於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於褚氏雒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萑谷胥靡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晉知躒趙鞅師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雒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十月丙申王師起於滑辛丑在郊郊子朝邑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

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於成周成周今雒陽甲戌盟於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

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莊宮在王城

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并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月師圍郊至於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於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遭亂當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

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蝥賊喻災害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徵名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徼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

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遅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費幾材用書餱糧知用幾粮食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師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效致也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定公六年四月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儋翩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蕕起）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蕕（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

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於逢澤（開封東北有逢澤）朝天子

獻捷

春秋之義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於王所以表殺敵之為果示我武之惟揚繇是操仗大功懸首藁邸愷歌斯作用警不庭者矣至有尊奉霸王協比同盟爰行執訊之儀用敦睦鄰之好旣瀆遺俘之禮有媿不汙之典褒貶之義舊典存焉

魯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僖公二十一年冬楚子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楚俘於王振旅愷以入於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魯宣公十五年七月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鐸辰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於王也

成公二年十一月晉師及諸侯之師戰於鞌齊師敗績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

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淫慝為賊掠百姓取囚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

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十六年晉厲公與楚戰於鄢陵楚師敗績十二月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

襄公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師伐陳入之八月子產獻捷於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晉人

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也宣公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啟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公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定公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

救患

親仁善鄰有國之本也周弖卹患諸侯之禮也蓋夫天道難諶災沴或作地利不至饑饉遂臻必當通其有無行其彼此歲凶則告糴以舒其難國富則餼粟以矜其民故雖天災流行而乃人用不匱若其兵戈互舉強弱相儌則必救以師旅釋圍解鬬立其宗社興滅固存或以定覇之宜或以同盟之故仗其大義矜其無資斯乃侯伯之道也其或以暴易暴以衆淩寡亦五覇之罪人

也

魯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師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

莊公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初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夏遇於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

閔公元年正月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

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公元年春齊率諸侯之師救邢次於聶北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還之無所私也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作木瓜之詩

六年秋楚人圍許以救鄭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諸侯救許乃還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十三年冬晉薦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不從之謂百里與諸乎百里

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仇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諸侯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於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是年秦伐晉獲晉侯秦與晉平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商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狄救齊師魯師也

二十年秋齊狄盟於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

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覇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狐偃

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覇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楚人救衛不克晉執衛侯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復之

三十三年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文公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觧

宣公元年六月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競彊也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

十年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成公十七年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六月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畏楚強）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

不成圍而還

十八年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台谷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强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

加敬焉禮也從之從仲武言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虗朾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襄公元年圍彭城

襄公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偃經不書非元帥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

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五年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會於鄬以救之

十年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前年為楚所敗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謀為吳伐楚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言遂八月叔孫豹師師救晉次於雍榆豹救晉待命於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二十四年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

楚辭且乞師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以齊無守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

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憖謀救蔡（不書救蔡不果救）

二十二年春宋華氏之亂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

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

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勑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於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以謝公書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至於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代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定公五年夏歸粟於蔡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

六月申包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遠射於栢舉遂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楚地

八年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境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此以處之見哀公十二年齊侯衛侯次於蘧挐謀救宋也

哀公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公十三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

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

七年八月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謚冬鄭師救曹侵宋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煩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

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水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工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秦昭王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兵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髠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